



## 故乡的那片 芦竹林

□卢岳云

“倚江茅屋何人住？芦竹萧萧出无路”，每每品读到有关芦竹的诗句，我总会想起老家管溪河堤两岸那片绵延一二十公里的芦竹林。



记得宋代大诗人陆游为赞美他的芦竹拄杖，专门作了一首题为《余得芦竹拄杖于舍傍民家似芦非芦坚劲轻滑色》的古诗，其提及的“似芦非芦”即为芦苇。至于“芦竹”名字的由来，是因其外形像芦苇，茎秆坚实，中空有节似竹子，其似芦如竹，故叫“芦竹”。

在大多数读者眼里，这芦竹、芦苇和竹子，三者傻傻分不清楚，特别是芦竹与芦苇更像是一对孪生兄弟，可谓“乌龟和鳖混在一起——分不清”。倘若查一下芦竹、芦苇和竹子的“家谱”，你会发现它们“五百年前是一家”——同属禾木科。论亲戚关系，这芦竹和芦苇的血统更近一些，它们同属禾亚科。常言道：“表亲三千里，堂亲五百年”，芦竹与竹子好像是“表亲”，而芦竹与芦苇则更像是“堂亲”。区分芦竹与竹子相对容易一些，它们之间的外形特别是叶子、茎秆（竿）等相去甚远，芦竹每年秋冬季均会抽穗（即花序），而竹子一生只开一次花。虽然说，芦竹与芦苇外观有几分相似，但芦竹的茎秆通常比芦苇更粗壮，芦竹如五大三粗的“山东大汉”，而芦苇恰似娇小玲珑的“小家碧玉”。芦竹的茎秆上部可有分枝（芦苇则无），其花序也较芦苇长且大。芦竹的茎秆如同那秋冬落叶的树枝，在次年春天仍可抽出新叶，而芦苇则主要通过地下茎抽发新芽（草）。另外，它们的生长习性也有所不同，芦竹偏好生长在岸边，而芦苇则更适合在水中生长，正如《诗经·蒹葭》所言：“蒹葭苍苍，白露为霜……溯游从之，宛在水中央……”另外，河北白洋淀和沙家浜芦苇荡里的芦苇也是很好的印证。

再来说说老家那片芦竹林吧。听大人们讲，自管溪河堤“挑”好后，就栽上了保护河堤的芦竹和植皮，迄今也有数十年的历史。在那个没有推土机、挖掘机和拖拉机等建筑运输工具的年代，这管溪河堤就是靠村民们的双肩，一担一担地用畚箕（老家叫“土箕”）挑出来的，虽然难度还远远不及造金字塔和筑万里长城，但用“双肩”筑河堤也实属不易，故种植芦竹来保护河堤也就不足为奇。



在老家乡亲们眼里，这芦竹除了可做篱笆、当柴禾（十分不耐烧）外，几乎无别的用处了。其实，芦竹浑身都是宝，芦竹茎秆、芦竹叶等可制作管乐器中的簧片、造纸、包粽子等；其根状茎及嫩笋芽可入药，治疗牙痛、尿路感染等病症，真可谓“别把芦竹当成草，浑身上下全是宝”。

在老家大人们的眼里，这管溪满堤的芦竹只不过是一片“护堤林”而已，而在我们小孩子的眼里，它却是一片童年的“快活林”。

野火烧不尽，春风吹又生。每年春天，管溪河堤上的小可从被我们“放茅洋”（用火烧枯黄的茅草）熏黑的泥土里悄悄地探出头来。而沉睡了一个冬天的芦竹根状茎，也被这和煦的春风给吹醒了，芦竹嫩笋芽如雨后春笋般从地下冒出来，它们如同正在长身体的我们一样，三天一个样，五天大变样，蹭蹭蹭地往上蹿，由芦竹笋蜕变成新芦竹。倘若喜逢这贵如油的春雨，其一天能蹿好几公分，可谓“清明一尺，谷雨一丈”。这芦竹的茎秆粗大直立，一般可长好几米高，而芦竹叶比芦苇也要宽大一些。遗憾的是，老家一般都是用燕竹或毛竹箬壳包粽子的，这上好的芦竹叶只落得个“英雄无用武之地”。

夏天，这郁郁葱葱的芦竹林成了我们儿时的“避暑游乐山庄”。特别是老家村后的那一小片芦竹林，好似《地道战》中四通八达的地道，一放暑假，小伙伴们就会去这芦竹“地道”里玩耍，或在地道迷宫里捉迷藏，或趴在地上学着军人匍匐前进，或齐刷刷一溜地架起二郎腿躺在地上，“聊天八只脚”（指大家聚在一起，天南地北地聊天）。而各农户家的家养鸡也爱去芦竹林里凑热闹，有些母鸡还爱在此做窝生蛋，特别是那些“初为人母”的母鸡，在“地道”里“咯咯咯”地招呼孩子们觅食，也招徕了“黄鼠狼给鸡拜年——不安好心”的黄鼠狼，不管为母则刚的母鸡如何勇斗黄鼠狼，这些可怜的小鸡大多成了黄鼠狼的“囊中之物”或“盘中餐”。



每年八九月份，芦竹一边还拔节长高，一边从顶端抽穗，这白中带紫的大型圆锥花序，形似毛帚，在风中婆婆绰绰，给人以热情奔放之感。而此时，也是我们自制乐器——“箫”的最好时节。我们往往会将芦竹穗连同芦管一并拗下来，去穗（保持这端密闭不透气），将开口的另一端用削铅笔的小刀削平，并小心地用小刀给芦管肚皮剖一条细缝，这“箫”就基本做好了。我们会将开口端含在嘴里试吹，学着别人吹箫或吹笛子的模样，将双手手指放在芦管细缝上，几个手指头快速开合着，发出“呜呜、啾啾、嘟嘟……”的声音。这不由得使我想起唐李益的《夜上受降城闻笛》“不知何处吹芦管，一夜征人尽望乡”，仿佛体悟到那征人望乡、彻夜难眠的景象，以及诗人月夜闻笛时的迷惘心情，还有那道不尽的乡愁。

我哥从小就心灵手巧，他会将拗来的带穗芦管用小刀劈成“小篾片”，无师自通地编成各种小篮子，供我姐妹们放织毛衣的线团或洗菜之用。当然，有的人家还会将这芦竹穗当作制作笊帚的材料，这软绵绵的笊帚扫起地来不伤木地板。

每年秋末冬初，这如雪如絮的芦花，映着斜阳，随着那萧萧秋风漫天飞舞，飘落在红彤彤的管溪河面上，如同游子归乡依偎在母亲那温暖的怀抱，可谓“芦花冉冉弄斜晖，十月江天似雪飞”。而那曾经翠绿有光泽的芦竹叶，经过风霜的洗礼，容颜恰似“霜打的茄子——蔫了”般“面黄肌瘦”，仿佛无力地告诉乡亲们：“可以收割芦竹了！”乡里（过去叫“公社”）组织一些村民开始用柴刀收割这片枯黄的芦竹林，卖给老家村前一砖窑厂烧窑之用。此时，我们往往会一手拎着畚箕，一手拿着柴刀去捡漏，砍那些留在根状茎上面的那一二十公分的残留茎秆，捡回家做柴禾。

近些年来，新农村建设的春风吹遍了大江南北，也吹到了老家的管溪河。为了让管溪河堤更加牢固，政府花巨资在河堤两侧垒起来了坚不可摧的“石墙”，而这数十年如一日坚守河堤的保护神——芦竹林也就“光荣退休”了，我为这道亮丽的绿色风景线的消逝感到些许遗憾。

再见了，我童年的“快活林”，它如同那漫天飞舞的芦花般，飞入了我的脑海，化作了一个游子的悠悠故乡情，永远停泊在我的记忆最深处。



配图 李海波